

博物館教育的例子

—談重視參觀經驗和兒童導覽

陳媛／本文作者現任國立故宮博物院副研究員

博物館的現代精神，萌芽於十九世紀歐洲各博物館的公開化和平民化，演進到今天，博物館界爲了針對觀眾的需要，和爭取觀眾的支持，開始愈來愈重視博物館的教育。不幸的是，許多博物館對於這項工作的推動，往往止於舉辦活動、演講或藝術教室等最普遍的形勢，而對於能直接引起觀眾反應的展覽，及促使觀眾對展品產生興趣的導覽工作，反而拘於傳統的模式，墨守成規，未能予以生動化。

在此要特別強調的是，博物館教育的務實工作，應當從改善現象的參觀經驗做起。一般人習以爲常的，所謂「看展覽」的經驗，通常只是一種視覺的、觸及平面的流覽活動。如果博物館能夠從教育觀眾的立場，針對展覽主題，做一些相關的設計，來啓發觀眾對展品的瞭解，使觀眾參觀的時候，從旁觀轉而投入，從領會跨進寬廣的「思考空間」；那麼，在獲得豐富的「立體化」參觀經驗後，觀眾必然會產生再度參觀博物館的意願，而成爲博物館的常客或支持者。

博物館力求突破展覽設計的窠臼，使觀眾獲得立體化的參觀經驗，固然是教育觀眾的直接途徑。然而觀眾的層次，因年齡、教育程度、興趣、背景等因素的差別，是無法一概而論的。尤其，在參觀動機上，一個有心的觀眾，和一個無心的觀眾，在面對展品的態度，更是大不相同。被動的觀眾，往往無意閱讀展品說明，也無興趣體會展覽設計的邏輯，他們從頭到尾，走一趟展覽場的結果，可能依然「視而未見」，所以更談不上要他們自發的去思考什麼。

這種被動型的觀眾，包括一般兒童。當兒童參觀博物館的時候，他們總期望和郊遊一樣有趣，而果然他們發現周遭充滿樂趣的時候，才會興致勃勃的，在遊戲中學習。所以，導覽兒童參觀，必須趣味化，才抓得住他們的注意力，而且要清楚、明確，才能使兒童專注在設定的單元上，不爲環境因素所干擾或分神。

爲了方便說明以上的觀念，在此以國立歷史博物館於今年五月，用文化輸出的型態，在美國檀香山所舉行的「中國傳統戲劇文物展」爲例。這個展覽，因爲經過學者、專家的策劃，所以不僅主題明確，而且展出的文物內容，也相當豐富（註）。該展覽的策劃單位，並從異國觀眾的角度，設想過一些很基本的問題，

譬如：「觀眾如何從展出的文物，體會中國戲劇藝術？如何瞭解中國人所說的“人生如戲”？」策劃單位協助觀眾解答問題的方法，是一項頗具創意的設計——讓具有「中國大戲縮影」之稱的布袋戲藝術，從演師、文武場樂師，到舞台、戲偶和樂器、道具等，一併呈現在觀眾的面前，並在展出文物的展覽場內，由技藝精湛的小西園布袋戲團，搬演傳統戲劇故事。所以前來參觀的人不僅來「看展覽」，而且也來「看戲」！於是，原本靜態的文物展，也就轉換成了觀眾的文化經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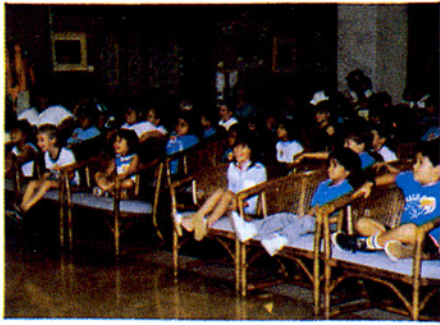
當觀眾從布袋戲舞台上，看到生、旦、淨、末、丑的戲偶，所扮演的人生百態；從樂師手上的嗩吶，聽到高亢的音調，所襯托的北管聲腔；他們對展品中，各式樂器所演奏出的戲劇音樂效果，或各樣的臉譜，所象徵的善惡忠奸的寓意，就自然可以聯想了。而這一套啓發、領會的過程，不僅使觀眾對展品的印象深刻化，它們的實用功能，也逐次彰顯出來了。

「中國傳統戲劇文物展」在夏威夷展出期間，檀香山市教育局，通函各地小學，邀請學童前來參觀。其間所做的兒童導覽工作，在循序漸進的氣氛下，步驟井然，使許多兒童，獲得難忘的參觀經驗，國立歷史博物館，也不斷接獲學童寄來的謝函，向主辦單位致謝。

分析他們兒童導覽成功的原因，可以歸納爲以下四點：

一、周密的聯繫作業：聯繫作業雖不是導覽的本體，但所有決定性因素，都必須靠事先知會，才能掌握。而由檀香山教育局所統籌的小學生參觀活動，都經過預約手續，才排定日程和場次。所以每個團體的人數、性質或紀律情況等資料，都及早送達展覽場，使展覽場負責人，可以根據團體的個別需要，調整參觀步驟或項目。

二、恰當的暖身運動：每一個兒童團體，在進入展覽場前，都一定於室外稍事等候，讓帶領的老師，事先說明參觀的規則，如不可喧嘩、不能用手觸摸文物、由指定門戶出入等，再由展覽場負責人預告參觀步驟的先後，這才讓兒童行列有序的魚貫入場。這個暖身運動，讓兒童懷著期待的心情，調適自



▲圖一 看布袋戲演出

己的行為，符合參觀文物的章法規則，是很好的約制行動。

三、剪裁的導覽內容：這些兒童的導覽步驟，是經由三個階段建立起來的，它們是 1.看戲（圖一）2.玩戲偶（圖二）3.看展覽。而每一個階段的安排，又是根據兒童的程度，來裁定內容的深淺，譬如說，幼童所看的戲，是滑稽談諧，淺顯易懂的，青少年所看的，則添加人情事故，和身段、唱作等表現中國戲劇特質和藝術的手法。所以一齣「武松打虎」的故事，可以改換劇情細節，變化出不同的版本，成為切合觀眾口味、老少「咸宜」的戲碼。當大家剛看完戲，猶感受視覺、聽覺的餘波作用時，就進入玩戲偶的階段，這是所有兒童感到最興奮的時刻，因為這個接觸實物的經驗，可以滿足他們的好奇，他們也都充滿興趣的，主動爭取機會。通常幼童們對戲偶的造型特別關心，較年長的，則對模仿演師操作感到興奮。所以玩戲偶的經驗，成為引導兒童，進入看展覽階段的最佳「間奏」。他們撫弄、翻看戲偶的經驗，使他們注意到展覽中其它類型的戲偶，如皮影戲、傀儡戲等，又因為體會到操作之難，所以自然會註足端詳，並彼此討論偶戲的演出問題。

從兒童們看戲時發笑，玩戲偶時專注和看展品時思考的表情，可見他們一層轉入一層的，享受到豐富的立體化參觀經驗的樂趣，並與展品之間，產生了互動的關係。

四、稱職的導覽人員：這裡所說的導覽人員，包含學校的專任老師、展覽場負責人，和戲劇故事的解說人。他們的職司明確化分，由老師負責兒童的秩序和行為，展覽場負責人控制參觀的進度，解說人則針對觀眾的需要，扼要說明戲劇故事的綱領。這與國內博物館的導覽人員，或只負責解說，或由一肩挑數任的情形，大相逕庭。

最值得我們借鏡的，是這些導覽人員的教導態度。基本上，他們都希望兒童在輕鬆、自然的氣氛下，享受參觀的樂趣，並且從樂趣中，領會學習。然而當

客觀環境，需要他們為調適兒童參觀的情緒，而有所堅持，或作彈性選擇時，他們從不遲疑。以兒童看戲和玩戲偶的階段為例，為了減少孩子因興奮而導致的騷動和緊張氣氛，導覽人員堅持兒童必須好好的坐下，安定而聚精會神地注意面前的舞台和戲偶。由於每個人都把握面前的機會，捨不得「換手」，所以導覽人員得從旁不斷的提醒，要大家分享，並尊重他人的權益。

另一個感人的例子，是導覽人員教導兒童，尊重文物的方法。當他們看展覽時，兒童們列隊前進，或兩兩牽手，或各自雙手合抱胸前，自然的約束了動手觸摸的意念。然而，為了調節孩子們看展品的持續力，其中一位帶領低年級班的老師，輕聲唱著口訣，指揮幼童在走道上，隨著她的口令，以手拍打五官四肢，得以舒活筋骨，等到她的學生「稍息」完畢，就又按部就班的，投入參觀的行列。

從旁觀察這些從容不迫的導覽人員，他們的專業和經驗，固然值得稱道，但最重要的，是他們適時教育兒童利人利己、尊重分享的日常訓練。

近幾年來，國內博物館事業快速發展，一般人的綜合印象是，能夠使觀眾「直接感受」，和「親自實驗」的自然科學類展覽，才是最受大眾歡迎的。殊不知一個展覽的優劣，其決定因素，在其展品和展覽的設計。如果博物館不重視觀眾，不以豐富他們的參觀經驗作為評估博物館教育的核心；那麼，縱有熱心的觀眾，忙於參加博物館舉辦的大小活動，卻也未必能夠真正受惠。

至於兒童導覽的問題，若是每個博物館，都能盡其規模、資源之力，給予支持，從導覽兒童理解好的展覽著手，物色稱職的導覽人員，以適合兒童的方式，培養我們的下一代，有品味、有教養，並且有思考的能力，這又何嘗不是一項長遠的文化投資呢。



◀圖二 玩布袋戲偶

註：有關「中國傳統戲劇文物展」的內容，請參閱國立歷史博物館館訊，第33期頁6~9介紹。

美國檀香山「中國傳統戲劇文物展」導覽兒童參觀的步驟